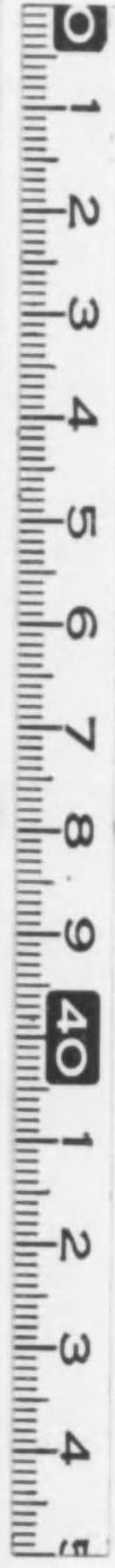


强齋先生遺艸

坤

301

139



始





301

139

強齋先生遺艸

坤





強齋先生遺艸卷三

後學岡直養謹校

文 答梅津某問目

何時ノ世ニ致シテモ、譬ヘバ甲斐ノ信玄ノ時ノ若ク  
ニ、諸國ノ大名面々ニナリテ、人倫亂レ、君モ無キ如ク  
王ニ罷成リ候場ニテ、有志ノ國主處シ様如何致シ候ガ  
義ニ合ヒ可申候乎。

此時ノ王室衰弱、諸侯強盛、雖若天下無君、而皇統綿延  
不絕、則君臣之義、上下之分、初不容以強弱盛衰而變矣。天





下者。王之天下也。萬姓者。王之臣民也。與夫戰國秦漢之間。南北五代之時。諸國角立鼎分。而無統一者。殊不同也。當是時。諸侯或有忠于王室者。當出勤。王之師奉。天之命。征叛國。討亂臣。以致恢復之功。此乃爲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而至其功之成與不成。賞之得與不得。則不計也已矣。夫然後庶幾其合義云爾。然非有忠義確定。講學有素。修政事。厲風俗者。則弗能如此也。而彼一旦迫乎感激。一時計於功利者。之所得而擬耶。

斯様ナル時ハ兵ヲ以テ人ノ國ヲ奪ヒ取ル様ナル風俗ニナリ候ヘバ己ガ國ヲ守ルコト無クテハ叶フマ  
貴シク候

固是守之宜有措畫。而要在乎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勿去。不可僥倖苟免也已矣。

カ、ル時ハ京都ニ馳上リ、王城ヲ守護可致事ニ  
其候ヘバ可有處置コトニ奉存候、  
大要不出于第一條之答也。若夫戰守進退臨機應變之宜。則不可豫謀也。只是忠誠不貳。燭理之明者。而後可以得其時措之宜耳。正德丙申五月二十二日。若林強齋。

正統名分ノ義ハ春秋春王正月ノ旨論語正名ノ章孟子  
春秋ノ事ヲ言ヘル段等數章及ビ朱子感興詩第五章此  
等ヲ寄合ハセテ可吟味忠義ノ吟味ハ小學君臣ノ部靖  
獻遺言ヲ以テ講窮セヨ義利ノ辨ハ則チ學者ノ第一義







何處姑待就本書考之。比日烈風飛雪，寒氣浸陵，病軀特覺難堪。想兄應招施療之間，監輿狹隘之中，如何禦之。隨時加衛，至祝。草草布報，餘期面晤，不宣。十一月念七，強齋。

與飯田氏之子靖獻遺言一部，因語曰：聞今日汝家嚴之生日，在家嚴則固當倍悲痛，而在汝則又不可不喜且懼焉。是乃事理當然，人子至情，各自不可易焉者也。此編蓋小學君臣之義附錄，而今所以與之之意，只是欲汝朝夕能從事於小學之中，以反復熟誦此編，則足以有知。夫忠孝終始立身之義，而勵之勤之，不唯喜懼而已矣。是區區所至祝也。汝其勉旃。享保丁酉中秋之日，強齋。

蓋者蟾蜍也。此開云比木，而比木則火生也。息也，引也。蓋火生者，以天而言，息者以人而言，引者引而未發，溟滓含牙之謂。而所謂混沌之初，天人一者也。又蝦蟇蛙黾蟾蜍通稱賀閉流，賀閉流則復也，而復云者，言天運循環來復無停之義也。夫天地造化之大也，此物以獨得此名何耶。蓋一陰一陽消息往來之交，在上則日月星辰，風雷雨雪，在下則草木之榮枯，昆蟲之啓蟄，禽獸魚鼈之出沒，山川田野之景致，自夫人情世態之向背，以至衣服飲食什物器皿之未成，無不各自見其氣象，而只是肅然荒庭塊壤之間，漠然澤葢水涯之邊，蠢蠢然先見其機者，實在乎茲物焉。此其所以得



名之由也。大凡上古神人之名物，皆因其固有之實，而不容一毫智慮作意也。類如此矣。且不止是而已。如蜂蟻蛇鱗鵠，鵠搖首尾之類，特近取諸眇焉微物，發揮夫天機自然之妙，以指示乎人。其開導曉諭，尤為親切而著明矣。學者不可不欽仰而致思焉。因竊惟夫天道流行，自莫不比木賀閉良，而人混居其中，不與此相肖者何也。蓋人一身之氣，周流無滯，則與天氣流行，靈臺之神，精明不黑，則與天神遊行，何不肖之有哉。然但為私意私欲之所累，人心不同，各如其志。才力有餘，安能事事。心異，是私意私欲也。不特私意私欲也。不特私意私欲也。則其氣反或為邪氣疾病，或為蠱毒妖怪，其變無所不至。而夫神明之舍，卻為其所侵犯，而荒蕪汗穢，其神從而散去矣。嗚呼！厥初既如彼，而當今又如此。其黑白清濁之殊，不惟天



壤實以為禽獸，豈不痛哀哉。而哀之也如之何。亦曰惟是復之而已矣。復之之道如何。曰祈禱。曰布留。祈禱主存而後之，布留主行而後之。

行而後之，不與神靈相通也。曰加運，才力有餘，安能事事。即此是，而暮目鳴弦。

其最要者也。大凡學吾神道者，所以道反死反而鎮魂之功，豈有他乎哉。惟用力乎此而已矣。學者苟能事斯，循循勉勉，今日又來日，今日又來月，今年又來年，愈進愈新，無少間斷。則夫胸中滓渣汗穢，與其修事共疏淪澡雪，而氣宇清明，神靈安鎮，不期與化流遊而自然焉。夫如此，然後以為復。夫其初而與天地相肖矣。引復之義用，不亦大乎。享保丁未七月七日，守中謹書。

三傳三輪傳







罪無所逃。而粟津之敗，千載汗青史，豈區區之死足以掩之哉。嗚呼！不明於大義之過，適至於斯，可哀矣哉。夫當君不義，臣不可以不諫，諫而不聽，則有一死諫而已。移粟津之死，以死諫於當時焉。死則一也。然仁義之得與不得，三綱之淪與不淪，分乎一死矣。所謂死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取舍之間，不可不知所擇焉。元祿癸未五月五日，若林正義謹書。

原右真... 粟津之敗...

□ □ 兼平

今按家禮卷首及儀節圖作從姑，而儀禮楊復圖家禮及儀節皆言從祖姑，則恐不如此誤矣。因推考之，大凡九族之稱，冠以從字者，其例二焉。一則從來之義，以斜系而言，一則行

列之意，以橫排而言。曰從祖祖父母，曰從祖父母，曰從祖兄弟，曰從祖姑，此斜系以正其血脈所從而來之世統。爾雅以來之舊名是也。曰從祖伯叔父母，曰從伯叔父母，曰從兄弟，曰再從兄弟，曰三從兄弟，曰從姪，曰從姪孫，曰從祖姑，曰再從姑，曰從姊妹，曰再從姊妹，曰三從姊妹，曰從姪女，曰再從姪女，曰從姪孫女，此橫排以明其本支等位之行班。家禮卷首及儀節圖從之，蓋取其稱呼易辨耳。由此觀之，則從祖姑云者，斜系之稱，從姑云者，橫排之稱，其所指之位則不異，而有無祖字，則只係從字之橫斜耳。若圖之從姑，更稱從祖姑，則從祖姑又可稱族祖姑云爾。

星野恭庵實名說



星野氏之子從學于藁門。頃者來謁請爲擇實名。予乃以守全命之。蓋取諸論語曾子啓手足章集註。及小學稽古樂正子春之語也。因爲之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而父母既全而生之矣。子豈得不全而歸之乎哉。所謂全也者。完具無缺之謂也。則不惟不虧其體而已。亦能不辱其身。不羞其親也。夫然後可謂全矣。而全之之道。必在乎守。而守則持而勿失之義也。蓋保持戰兢。臨深履薄。跬步而不忘者。所以不虧其體之守也。讀書明理。出入孝謹。須臾而莫忘者。所以不辱其身不羞其親之守也。此乃所以免夫虧辱而成乎始終矣。子春之所以聞諸曾子。而曾子之聞諸孔子者。蓋如此。而今予所名爾之意亦如此而已矣。爾且道爾父母之所

以令爾離膝下遠來。此而從予者。其心又如何耶。豈不以其愛之深。望之厚。慮之遠。故乎。況又晝夜遐想不忘者。大凡紙筆之費。薪水之勞。以至衣服漱澣補綴之類。無一不觸感而係累于胸懷也。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而至若夫思飲食不節。動作不謹。以致疾病。則憂焉。思倨肆惰慢。荒思廢業。棄于師友。疏于鄉里。以貽父母羞辱。則恐焉。則又復尤切至矣。必能以父母深切之心爲心。聖賢相傳之訓爲務。常常體察諸予所命之名。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而勿失焉。乃庶幾乎其免虧辱成終始以爲名實相稱也歟。曾子亦曰。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嗚呼小子。其亦思諸。正德五年九月朔旦。若林進居謹書。



中村氏之子

好學論曰。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實名其取。諸此矣。棄爾幼志。慎爾成德。惟道是信。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弗失焉。則學。顏子之所學。可以庶幾也。享保甲辰重陽之日。

此後

放魚說

余頃者疾眼。或曰宜觀綠物。且如花草之玩。溪山魚鳥之樂。亦皆所以養目也。余欲從之。而遊山觀水。則不可為矣。因債小子買魚。畜諸咫尺盆池。疊石其中。其為狀也。或如山焉。或如橋焉。乃適魚之潛游。而讀書之暇。新水投餌。支頤觀之。雖

未知其可否。而彷彿似身在乎江湖之上矣。一日讀程子養魚記。觀其不忍乎食。猶而殺魚子。忽自嘆曰。魚乎魚乎。汝亦吾之與。而吾使汝失江湖之大。而困于盆池之中。是吾之過也。然既過者。莫如之何。則而今而後。其將使汝獲其所哉。夫令汝護其所。而遂其性。則吾所樂以養病者。亦在其中矣。乃遂放之鴨川云。元祿癸未孟夏。若林正義書。

笏訓訣

笏不可須臾去。身之禮具。而笏則直也。人之生也直。以直正其身。是因其固有自然之直耳。非強矯之也。所謂元元本本。左左右右者。正謂此歟。

素直なる身をそのまゝにすまほなれとをしふる道も



またすなほなり

記原根録玉籤集篋

玉木翁一日召門人數輩取出嘗所編述原根録玉籤集并切紙數卷曰道之寄也若在乎此而道之廢也實在乎此予思之久矣今將焚此等書令諸賢證此事在某年某月某日故召以視焉遂攜往悉焚諸森蔭社前收其灰燼於篋中以指示曰是乃真原根玉籤也門人憲蔭慨然歌曰焚棄而言葉艸毛荒金之士爾遺志志道之賢佐時余亦來會竊歎謂嗚呼今之學神道者蓋不爲妙而往往不務善乎內而徒資于口耳不求明乎道而急利于傳授尋條數目乞許可請社號既得之則安然以翁自居驕然以傳加人高談虛論閒度

光陰實神州之罪人而不自知矣是以言愈繁而德愈荒傳愈廣而道愈衰豈不痛哀哉翁之此舉始聞之若太過者而退思之可謂憂道之深矣大凡學者以翁之所憂體之反求自責一味反復研究於神代中臣之間平生齋戒祈禱祓除之功無少閒斷漸遊于五十鈴流深入於神路之奧終造乎清清之地則所謂真原根玉籤者實知不欺我而彼歌云遺于荒金之土者於是乎驗矣因誌以備後感云享保十二年丁未冬十二月三日若林進居謹記

菊理媛筆記

泉守道者守死生路頭之神有言矣者册尊之詞而菊理媛則其和魂也蓋菊理者總括之訓而翁聚貞固之謂也夫陰



陽消息一合一離之理說去說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矣始者立浮橋上同心共計化生萬物而及爲絕妻之誓於平坂則雖生殺幽明各異其情而卒至菊理媛有白事而諾尊善之則亦復爲一致之心渾然無端矣此乃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蓋動靜離合之間有至妙不測者存焉則菊理媛畢竟御柱之靈號而屬諸册尊者則天地性情之見乎秋冬收藏者焉白山三社鎮座中菊理媛而東西諸册可見焉又謂菊者聞之訓而理則知之略語聞知也者則神明之靈鑑人心之靈知妙天地萬物之理者所謂高天原耳振立聞者正謂此而八知八耳皆是也故此止言有白事諾尊善之云爾而別無有其辭蓋自然真理初不待言辭而察著矣大凡

事物之理窮致其極則無復言語之可以指陳者而無聲矣無臭矣此與翕聚貞固之謂訓異而意實相發與孟子所謂知而不去朱子又注貞字言正而固者不約妙契焉又嘗竊聞 天皇以菊爲御紋蓋取諸此謹按吾國 君則天孫位則天位自高天原神留在爲天人一統 神皇一體而知天下者在聰明聞知之德則以此爲標章者良有以哉

存養省察筆記

大凡聖賢垂訓之要不過乎存養省察兩事而存養又所以爲省察之本也蓋學問之道皆所以正人心而心云者則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體用動靜渾合無間而無時無處不貫通焉是故存養之功亦全體此心貫體用動靜該致知力



行。致知所以盡此心之知也。力行所以盡此心之實也。則莫不以律乎平常涵養之地焉。而莫時莫處不戒懼焉。省察

乃就其全體工夫既無間斷之中特審察于此心發動幾微

之際使以勿一毫私欲潛伏其間矣。是亦兼致知力行。致知

知也。則能致去惡全善之功。則力行也。而用功則專在動處耳。夫存養也。省察也。致知

也。力行也。各有條理。不可紊亂。若夫體用相涵表裏相因。先

後終始錯綜交羅。才舉一端便莫不四者自具焉。則理勢自

然之妙實有不容言者。而又存養之所以為本根立脚之地。

則初不可易焉。此則天理自然之準則。聖學當然之次第。非

有纖毫作意布置也。是以聖賢之教因人隨事。意各有指。言

各有當。而千變萬化。雖有不同。而至歸宿要領。則必皆在乎

此矣。學者果爾。必能各隨其指意立言之所主。以深求而玩

之實體而踐之。則夫存養省察之功。自不得離。而兩者相須

相發之間。所謂致知力行者。則固有在矣。如此則彼異學私

流偏任之惑。固既未之有矣。而自己氣稟好尚之病。亦可以

就規矩而脩正之也。要唯在學者深玩實踐之功耳矣。享保

丁酉仲秋強齋

元祿癸未初筆記

夫歲有四時。日有朔晦。是固天運不易之常。陰陽終始之變。

不可以人情而哀樂焉。然則賀正之禮。恐流俗之所為。而非

先王大典之所存也。曰不然。天運陰陽造化自然之本體。賀

壽祝老。仁義忠孝之本心。是以朝政之法。必以正月元日為

建初三代之書。歷歷可見。而慶賀祝壽之辭。每著于祭享冠



字之時者。誠以吾之愛親敬老之情。便是性命之所賦。而不  
容已。初無天人之別也。賀正之禮。始於漢高祖。是以不察乎  
天道人情之本者。或以俗禮疑視之。高祖固非聖賢之君。而  
一代禮制。亦非先王之法也。雖然。世久時變。人心自然不容  
已者。與造化共開。而萬世不可變。所謂祝壽慶賀之情。吾不  
忍之大端。於是乎爲篤。不可以後世流俗之禮視焉者也。況  
學者日新之功。去舊改非之力。終始之所期。其所關繫。又非  
世俗空過日月者所同也。則其可賀可警。豈不可大感哉。因  
與諸生姑筆記。以備他年之省云。望日謹識。若林正義謹  
復書。

□□

今歲甲申三月望日。又會於圓山也。阿彌高樓。慨然發歎。以  
爲昔者伊洛門人。親炙于明道先生。一人因稱。坐了春風中。  
而及吟先生所詠遺章。則言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華隨柳過。  
前川。方使人稱千載無窮之感。而不能自己焉。然吾輩與諸  
生爲此會。已經幾年矣。山川風物。紅華綠柳。未嘗有古今之  
殊。遠近之別。而率不幸濛雨陰晦。雖至午天。不得夫風雲淡  
輕之景致。味坐了春風之德容氣象矣。只相戲以爲坐中特  
有能感風雲者耳。昨宵果陰雲月暈。復將有雨意。而及至拂  
曉。天晴日紅。如有天賜者。遂相賀相攜。速登此樓。以四望。則  
輕風淡雲。固不待言。而夫坐了春風之氣象德容者。又將有  
不待體會默察而自得之者也。嗚呼。今日遊於此山者。不知



幾千人。而能得此二樂之趣而悅之者，其亦何人耶？因記之，以爲後日之感。如其他所可言者，年年所記，猶同今日云。甲申三月望日，若林進居謹書。按此文載在張翥先生文集

壬午初會筆記

原註曰：從是以下，皆先生文集所載。

天有四德，曰元亨利貞，而闕其一，則不能成造化矣。人有四德，曰仁義禮智，而喪其一，則不能全綱常矣。然理之行，每與氣渾然，而氣之爲物，既有形象之跡，則易流于一偏，而理之所行，亦必不能全矣。余聞嘗驗諸萬國風土之體，亦猶人之氣質，偏于仁，則不剛，偏于義，則不寬，偏于禮，則失于泰厚，偏于智，則流于術巧。如吾國風土，蓋金氣義烈，尤勝，是以戰鬪勇武，威于外國，此其所長，而根本之固，氣象之直，皆其稟性

之所得也。惟偏于義，是以寬裕溫厚之氣，不足濟之，而急迫殺伐之風，或害于日用行事之間。然則識者能察乎此，固因吾國所得之義，以養其所長，濟其所偏，推夫變化氣質之術，以爲修己治人之法，則天地四德之成，人性四德之全，將無所恨焉。若直恃其所長之能，以名節氣俠之風，爲不恥于異國，則自賊己之天，而失人之所以爲人者矣。頃因書中國夷狄之辨，有所感，因筆記如此云。正月望日。按是張翥文集

壬午三月望日東山會筆記

余期茲日，與諸生會于東山，既十餘年矣。而遇天氣快晴者，幾希焉。大率雲雨冷淡濛濛，坐興瀟然者過半。然以日期有定，持傘著屐，未嘗辭避也。坐客或謔以星有好雨，有好風，人



之氣稟不同。豈余之性抑有所感。招風雨者乎。因一笑而止。然於是竊有所感。頃麥苗方長。而有闕雨澤。農民翹足望雲。漢以免饑渴。則今日之雨。其爲可喜甚大。而吾人一日之樂。亦有所相融者。則何必寂寞冷淡之可憂哉。然自各適其私。而觀之。則千區萬別。雖骨肉庭際之邇。每遺胡越矛盾之患。者。何翅千里。東坡所謂。去得順風來者恨者。其言雖淺。亦足以警矣。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子思曰。素其位而行。其位學者。宜隨所遇。驗聖言於事行之實。則千里之遠。千載之渺。豈異於面命耳提之教誨耶。因筆記以自戒云。是日書安正。

節齋記

節者有限而止之義。而其中有正不正之別。學者其不可不

察也。蓋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則節之正也。齋節於用。儒節於行。則節之不正也。而必能察其二者。而去就之。便是節之義。而至君子固窮之守。松柏後凋之操。亦只是節之終始不變者也耳。遂以此名忠恒讀書之所。忠恒其勉哉。享保丁酉十一月朔旦。強齋書。

展墓記

若林進居。今春復詣于京師。過小關五本櫻原。謹以展省。先塋。嗚呼。俯仰上下之間。悽愴怵惕。如將見之。而禽鳥如語。艸木如迎。山光雲色。流聲風韻。凡觸耳接目之物。又彷彿似有意焉。皆莫不。以使我感動哀痛也。歲月久矣。往事遠矣。然追慕感念。不能自已。而耿耿乎心目之間者。初不可以久遠而



衰遺憾綿綿亦何有窮哉。江湖之上小關之原櫻樹榮枯與時消息而常往來定省者惟是夜月與曉風而已。嗚呼哀哉。修掃展拜歔歔大息而歸。正德癸巳二月十日揮淚以書于三井唯覺坊之客舍。

丙戌之秋予遊美州寓于伴氏宅一日與伴篠田二子共誘守屋某詣長屋素尊祠又欲見曾井川之梁沿流而上蹊崎嶇焉石磽确焉徐到於梁之所在而觀之向聞村人云梁水淺魚不落矣果然乃將以歸且臨流而休林竹幽蔭水石清明或浴焉或枕焉慷慨吟咏容與遨遊躊躇忘歸行見漁人之網更憐小子之釣又入村落借民舍而息具酒肴以相慰

勞酬酢勸侑各適其量不至于酣醉矣與共誦正氣歌黃昏冒雨而歸篠田氏言雨亦可也因相與言曰今日之事皆是爲後日感慨之資焉則其言不亦可乎於是乎不能自己聊記之且賦一絕是亦爲別後感慨之資云孟秋下浣若林進居書靈祠穆穆神如在清地地清心亦清慷慨高歌歸路雨別來渾作遠望情美州岡田將監采地內有房島邑邑人阿波氏之子兄縫藏弟五兵衛世業耕作有母年老與五兵衛同居五兵衛年既五旬餘而身有痼疾以故傳家事於其子以專務于供養飲



食必親調欲使其適于口腹每便溺輒扶持惟恐有失焉左右進退惟命之順夏則以扇清枕席冬則身温被衾每寢于其側終夜候問安否未嘗少安嚴冬風雪之時寒威侵衽席之夜則懷抱母之手足以膚温之早晨先起躬親煮茶熾火然後徐俟母起如斯者久之不敢一日懈正德乙未年病卒將監之臣福居某弔於其宅以書所聞如此

同州數屋邑森金右衛門妻卽福居某之從姑也事姑而孝姑年高無齒不能粒食婦乃咀嚼而哺之雪霜寒互之時則身懷抱姑云是皆實見聞之所接因竝書以警世之子婦云

書楠木正行記後

楠木帶刀正行少而稟父之遺訓其所以事君立身者拳拳

遵守終始無違則亦可謂善繼志述事而忠孝兩得矣至夫決戰而必死於河內四條繩手則又與父漢川之死同一至心而其事俱有千載遺憾不容言焉者嗚呼悽哉今讀傳記小說之所載一言一動莫不成生乎愛君慕父纏綿惻怛之至意而使人慨然感發興起矣蓋夫忠孝至誠之感百世無窮而人心秉彝好義之實今古無異者於是亦可見焉而人皆所以爲忠臣孝子而不能自己者又何他求其亦可尙哉因命小子抄出而叙記之附以佐藤氏筆記以爲一編遂以授之俾之朝夕誦習有所感興而知所好尙焉則庶幾小學之一助云爾享保元年丙申七月八日

附



正行筆記

佐藤直方

事ごだいごの天皇につくし、辨のなはいしは日野右少  
 将辨俊基のむすめなり天皇ほうぎよののちも吉野に  
 居るたまひけり此の内侍かたち人にすぐれればか  
 らうのもろなほふかく心をかけ文などつかはしけれ  
 事どつひに返事もしたまはずもろなほはかりごと  
 至てうばひとらむとせしにくすのきたてはき正行が  
 小はたらきゆゑ内侍つゝがなくよしのかへれりよ  
 小しの帝正行がひごろの忠義を御らんあつて内侍を  
 式たまはらむとのみことのりありければ正行とりあ  
 事へぞはらむとみこと

とても世にながらふべくもあらぬ身のかりのち  
 りざりをいかでむすばむ  
 とえいじてかたくしたいしけりなべてのひとはあ  
 すをもしらぬ世の中にけふのたのしみをこそおも  
 ふべきに正行が心のうちいとすましかりけりまこ  
 とにち、正成におとるまじききりやう此の一事に  
 てもしるべし世の勇將武夫しきよくのまどひに其  
 の身をうしなひ先祖をはづかしめながく子孫のけ  
 がれをなす人其のかずをしらず正行がこゝろざし  
 たれ人かおよぶべきわがくにの武士せんとうすく  
 れたるひと多くきこえけれどもあるひはいろにお



ぼれあるひはてきにくだりあるひは君父をころし  
あるひは不仁のおこなひ道ならぬ事をまぬかる、  
人まれなり楠木父子のごときは其のたぐひすくな  
し正行によりきのせい多からば逆臣高氏をほろぼ  
して天下南朝の正統に歸して亡父正成がいちごの  
ほんいをもたつすべきに天運ときいたらざるにや  
南朝正平四年正月五日河内の國四條をはての合戦  
にうち死にしぬ時に年二十三をしむべき人にあら  
ずや正行がことは墓碑傳記にもあらはしあまねく  
人にしらせたきことゝもなりわが筆のちからなけ  
ればむなしくすぎぬ筆のちからあらむ人くはしく

かきしるしおかれよかしさるほどに四條をはての  
合戦にもろなほ手痛くせめて正行をころしよしの  
くわうきよをやきはらひしは内侍をぬすみ得ざ  
るいきどほりかのえんやはんぐわんたかさだをこ  
ろししと同意なるべしもろなほよはひ五十にあた  
りてかく色にまよひいみは、からぬあくぎやうを  
なしのちのよまでのあざけりをのこせりいとあさ  
ましかゝるものをてんかの執事にそなへて國家の  
まつりごとをあづけたる高氏がおろかにつたなき  
いはんかたなしつらく、正行もろなほ二人のこう  
せきをみるに天地こくびやくのちがひなり弓矢の



家に身をたつるひとこれをかみとつししみいま  
しめ善にすゝみ悪にこるのたすけあらまほしきな  
り

書詩集傳師說後

右師說一編綱齋先生之講說而加藤謙三之所錄也。惜哉其錄惟止秦風小戎之篇而且疏略不詳字義句解之間亦有不錄得先生之辭氣氣象者是尤可惜矣。然其專主乎朱傳而不涉末書之拘泥則蓋以爲不失先生經說之大法也。苟能於此諷誦而尋思之乃庶幾可以彷彿先生說詩之大旨乎。抑予小子進於先生門下甚晚未及與聞此書而先生沒矣。常以爲遺憾者不惟此而已。然或嘗與聞而錄之者有

焉。或傳借于人以寫之者有焉。蒐輯填補月積年累若小學近思論孟學庸易書等師說大略具矣。而獨於詩說則闕之。訪求諸同門先輩亦無有焉者。而往往與予同憾而已。一日偶語諸謙三謙三乃出示其所嘗錄遂許借之。獲之實幸也。何暇問其錄之詳略工拙哉。輒先寫取一本以存之。竊從朱子編程子外書之意云爾。況猶廣訪旁求而無已。則此豈不爲得其全錄之端歟。享保己亥立秋之日。

書洪範師說後

夫洪範本天道而明人事。即人事而驗天道。以示皇極治世之大法。天傳諸禹禹傳諸箕子。而箕子傳諸武王。所以爲天人一道。建極傳心之學也。蓋上古以來大凡聖賢所發性命



之蘊說爲學之方語政治之道者要莫出乎此矣嗚呼傳授  
之重淵源之由如此則其豈易言哉先師綱齋先生嘗講此  
書雖以僕不敏亦幸得與聞而淺知薄識不足以窺其奧室  
也可惜哉然先生之所說則從來相傳之旨而僕之所錄則  
先生所說之言也然則欲求得其端緒以入其奧室者豈不  
以此庶幾萬一乎哉惟恐已淺薄而無得則所錄又不免有  
略誤是以臆寫爲一編伏冀與當時朋友之所同聞者相共  
校考以補正之莫失乎先生之遺緒云正德五年乙未七月  
甲辰若林進居敬書

形天地著人心者禮也而禮莫重於喪祭焉我國上古政教

淳素風俗仁厚喪也祭也蓋皆無不盡心而自得天理人心  
之本法矣自中葉西羌流毒以來風俗日衰禮義月廢雖有  
古典舊章猶存於王朝者而禮不下於庶人則舉天下滔滔  
一歸于浮屠理勢不得不然而喪止于七七之齋祭止于供  
佛施僧以至投親尸於熾炭中則不孝不義莫甚焉而不會  
自悟人亦恬莫之怪矣流俗之弊卒至乎斯實可以長大息  
焉然下者既如此而上者又不可僭踰則何據得以伸慎終  
追遠之至情哉信古好禮之士皆所以竊患也是以宿學老  
儒或私制喪祭之式以各行其志然是于彼者或非于此得  
于此者或失于彼不可以適從而閒有或違國制繆名分乖  
風俗以駭觀聽者蓋皆非矣因竊謂朱子家禮參酌古今節



量財力。惟要簡而易行。實足以爲士庶通行之準則。但其不可直行者。若堂室器服。拜揖辭哭等屬之末節耳。此固有國制之所定。時俗之所宜。若夫主名分。本愛敬。因天理人心之本然。以節文日用彝倫之道者。則初無古今彼此之異矣。故必講求于此。而能得其意。則雖寒家貧士。採山釣水者。而亦可得而行焉。是以不敢自揣。略疏解其訓詁名物。間又有諸儒之說。及所嘗聞於師友。可以備參考者。書諸鱗外。一作作以不敢少雜意見。自通禮至喪祭而止。名曰訓蒙疏。竊以爲童蒙講習之資。夫如此。然後庶幾得免汰哉之譏。而稱家之有無。與國制時俗不悖。以盡自分達己志者。自在其中矣。如冠昏二禮。今俗所行。已無大害。且有難遽議者。則不復贅說。直

附之考證云爾。享保八年癸卯之秋。十八日。書於臨川。

附之考證云爾。

予討索韓文考異久矣。一日竹田某來。語及此書。某曰。向得之於書肆。韓文有悉顛書考異者。未知其是否。予輒乞假而繙閱之。則本五百家注而校。元至正中重刊朱晦庵校定本者也。雖未知何人所寫。而非其尊信朱書深切者。何得終始謹慎能如此哉。實可謂克勤矣。然大抵校書之通患。則其對照臨寫之際。或失于點檢。不免有脫漏差誤。往往固然。則不可遽以此爲是而休。而況又間有可疑者乎。但幸得此書。可以少慰予平生探索汲汲之意。而又因以知晦庵校本之傳于本邦。而愈以博尋旁索。則必得之有賴。尤以爲幸焉。故姑



就蔣之翹注本而校讎之。注中難入考異者，咸擇以朱國之點抹改補，左右相系，上下相符，反復審訂，不少忽略。或其可疑者，亦不敢自揣，輒書愚意，以俟得元本焉。若其獨以蔣本爲之者，則不惟省書寫煩勞之爲便，而兼見彼市井利名之輩，紛亂先正之成書，無所忌憚，其顛倒回互，增損取舍，輕議勦說，不一而足者，欲以爲學者之深戒云爾。享保壬寅三月望日，不顯齋。

書苦辛子說後

晦庵夫子小學篇末載，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而易簣之時，特示門弟子以堅苦二字。此果何謂歟。藤井氏之子孫，其亦宜體察焉。享保二年丁酉九月十八日，若林進居謹書。

讀楚辭

下按一本有故字

秋風月明之夜，獨坐寂寥之時，只是正襟對几，而沈潛反復，嗟嘆詠歌，以聽自得知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焉耳。

祭綱齋先生文

維正德二年壬辰季冬，門人小生若林進居，遙設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綱齋先生之靈曰：歲序流易，奄及小祥，嗚呼去夏某復詣京師，從游閱月，講習之暇，稟請而往于大津，以展掃先塋，忽得疾病，元氣衰耗，精神匱乏，是固非一朝之所致，有漸而然也。是以不能再躬詣，以書拜達左右，歸鄉而療病，都鄙雖隔，道里雖遠，手書之到，綿連不斷，示醫療之術，喻操存之法，懇懇無所不至。仲冬及聞先生病革，亟命駕上道。



張爾奇先生遺集卷三  
督促兼行。而道路之難。風雪之寒。某病少加。是以徒候于門下。以具定省之禮而已。而不得左右就養。調進藥餌。以致猶父之義。側聞先生病間。數問某病。差劇不置。而且至藥食衣服館舍之事。亦忝賜尊念。是則不惟無益於就養。適足以添顧問之勞。則義不可留矣。慨然揮淚。請歸左右。而先生許焉。拜跪請退之間。涕淚滂泗。心肺摧裂。面不能仰。口不能言。而出。出焉而倒。倒焉而絕。展轉歔歔。痛心泣血。莫知所去。而同志告以先生遺命者。嗚呼。何義以勝聞。何德以堪承。斯時之心。亦謂之何哉。既歸。未幾訃音果至。一別遽爾。幽明永隔。嗚呼哀哉。即日欲奔走拜几筵。伸弔慰。斬服執紼。臨于窆窆。以遂廬冢之志。而病患轉重。慈母之情。亦不忍傷。則有不可以

直情而徑行者。乃遣專使。緘書具賻而已。今春以來。將謂乘誘和煦。扶曳病軀。徐徐至于大津。先展先考之墳墓。遂往京師。祭几筵。展墳墓。恭奉遺命。追從遊之舊。尋徜徉之蹟。俯仰疇昔。以排摠中情。而某病起止不定。且爲家事所窘。又不得輒往。因循荏苒。浸至今日。而萱堂亦大病。起居扶持之力。藥食烹調之勞。皆任某一人。則不得少閒離乎左右也。又復不得往矣。雖再寄書奉菲奠。以達哀情。而不得親相酒肴獻奠之禮。以致如在之誠。罪戾尤重。遺憾罔極。某等從遊有年。教育之勤。不爲不到。鞭策之嚴。不爲不切。而淺浮疏妄。徒從事於文字講說之間。至其心得神會之蘊。則未及得萬分。而先生永逝。嗚呼哀哉。德容彷彿。警咳如聞。懷舊感時。悲傷彌切。



清酌是酌。炷香遙拜。伏冀在天之靈鑒此哀誠。

祭廣木忠信文

維享保庚戊秋八月晦夜。若林進居。與諸友謹奠酒茶於廣木忠信之靈。炷香望拜曰。賢何遽捐余而逝。嗚呼哀哉。昔者賢遊於綱齋先生之門。未幾先生易簀。則又不鄙來就乎余而學。與同寢席。互執薪水者。幾九年矣。夏不扇。冬不近爐。艱難窮乏。合日而食者。時有之。賢不少屈。益勉益勵。而余亦依矣。雪朝月夕。相與淪茶煖酒。議經論義。悲今慕古。憤歎慷慨。心肺傾竭。相責以死生。其後以母側無人歸鄉。且業醫以爲養。雖固非其志。而有不得已焉者。然江濃接壤而不遠。是以余不往則賢來。賢不來則余往。相逢不潤。而書疏通問亦不

曠。則相勉相責。不異昔日矣。比年來余罹疾。賢憂之不置。每致手書。必莫不及此焉。竊謂余疾不輕。招賢居高官。屬余後事。則亦無遺恨矣。而去秋欲往不果。今春又未果。及茲秋往江北。將必訪賢以達素志。而萱堂老心倚閭之切。不忍日久而間疏。故又復不果而還家。則計書來矣。嗚呼哀哉。賢之爲人。忠真而迂于事情。質朴淳彪。以惡外飾。所謂剛毅木訥近仁者。蓋如此乎。其爲學也。不求名利。不事文辭。惟義是勉。所謂爲己之學者。蓋如此乎。若夫感慨奮激。舉盃而悲歌。不顧死生利害之氣象。則實有古人義烈之風矣。嗚呼已矣。有肖似于賢者乎。余未之見矣。是余之所以歔歔而不能禁也。北風蕭蕭。望楠夜寂。嗚呼哀哉。與諸友望拜。陳情以酌。精爽有



知尚饗

按內田道南曰右一第  
頁疑近江西後學遺之

祭淺見持齋文

維正德二年壬辰冬十二月十四日朋友若林進居遙酌清酌謹告于淺見持齋之靈曰嗚呼去臘朔日吾綱齋先生逝矣今冬二日吾持齋去矣命之不淑何至此耶嗚呼自先生沒而後雖諸生離散講堂寂寥而賴有持齋為喪主以奉几筵且護講堂予輩或感時觸物追慕之情不能已焉則奉書獻物以得伸中情猶有所依歸也且區區之心竊謂持齋為人謹厚使其能守先生遺訓循循乎以至學進德脩則講堂復興餘韻復續而先生德澤之及天下後世也將以無窮期矣豈意遭此一疾而幽明永隔嗚呼哀哉去臘先生遺命與

持齋共護講堂講習不怠使諸生不慢予為疾病所禁家事所窘不得一詣于京師與共奉遺命而持齋永逝是吾之所大恨而至其病不得舉扶其死不得奔走以送葬也不獨孤負於先生遺命之義而又有不滿乎朋友交契之情罪戾無所逃終身遺恨何時而息乎俯仰上下歎歎感慨往昔交會之象彷彿如見乎今日而永訣終天嗚呼哀哉其不亡者昭鑒情哀疇昔交遊之事混焉不可得復見而俯仰追念以生乎不容自己之至情者綿綿無窮

祭篠田某文

維享保三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若林進居虔告篠田某老丈之靈曰嗚呼老丈之子守義自始從余而游老丈亦為相



識至今幾二十年矣。東西阻遠，未得屢會，以罄情話，而守義每送書信，老丈亦必致意。未嘗有變改，則可謂久而不忘者矣。今夏七月，余來往于江濃之間，信宿于坂氏之宅。時老丈患瘡疾，少愈之間，忽聞余到，輒來相見，開懷吐情，不異平生之歡。而對接笑語之際，辭氣愿欵，容貌藁苴，不事外飾，意竊喜焉。余歸期之迫，將謝而歸，則老丈又赴來，正色厲聲，俯仰感激而止之。其親切懇到，不啻形于色，發于聲而已。則所謂久而不忘者，於是益可驗其實矣。固辭不許，乃遂詣老丈之所，傾盃交語，少閒而別。臨行，老丈曰：我願近年閒，如行脚僧負袱著鞋，以趣京師，直扣子之門。然衰暮難期，徒如此云爾耳。余曰：人事之難期固然，然且勿以此言也。今日只是老丈

鼓缶自樂之時。若或欲遊于京都而訪余，則宜乘春暖秋涼之候，徐步而來，余亦待之焉耳。相共諾諾，解袂而去，不謂相分未及三月，而奄聞茲訃音。嗚呼哀哉！若非老丈前日，慇懃強止，而共得小歎，今日何以得伸吾追懷悲痛之情哉！然前之喜者，適足以增發後之悲者；而望思慨想之間，恍然在乎耳目。奚忍爲情，嗚呼哀哉！山川遼遠，無由奔走而臨穴，線香碎詞，嚮風而寄。老丈有知，尙歆此意。進居謹言。

維正德六年丙申閏二月二十四日，孝孫若林進居之妻北川氏本女生女子名靜，以襦襟不潔，不敢見焉。今日因朔奠，以謹告其名。







主乎敬。則神明之存亡。決于斯。必然之理也。且心之訓凝凝。而敬之訓亦土肅。則自然之與使然。無二致也。明矣。自然心之謂。使然敬之謂。

○朱子示俗孝經庶人章。大聖至聖文宣王云者。蓋因其凡淳朴謹諒。愚侗無識。以一向信稱之者焉耳。

○大凡人之常情。顯勤而隱墮。憚政刑而不畏。冥罰隱顯同行。政冥一慎。此之謂治心脩身矣。

○有鶴鶴飛來。搖其首尾。則感應之理。自見乎物。諾册尊見而得交通。亦感應之妙也。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土也者。續也。以土地之連續不斷而言。破馭廬島者。自凝縮也。以土地之收斂凝定乎中而言。日本者。山迹也。以形狀

而言。

○艮山逆而剋。坤土順而生。順逆生剋之間。乃是渾沌守始之敬。

○先生鑽燧曰。鬼神感格之理是也。雖有鑽燧而出火之理。而鑽之之手。非純一不雜。火不自來。不能出火矣。







許許路而許許路則疑也。形訓可多智而可多智則堅土也。是卽一箇小自凝島而夫御柱者亦自立其身中矣。是則所謂心御柱而以其忌惡持善而言之則謂之忌柱以其量度事物而言之則謂之御量柱。蓋一柱以貫三才而其名義則隨其所在從其所指各有當焉。實非有二矣。而其柱云者何也。此訓葉不知蓋直立不奔常磐不變之謂而葦牙之狀瓊牙之體隱然存焉。然則柱之體則自凝島而自凝島之心則柱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夫敬則忌惶之意而御柱之守在天地則訓土之味蓋自然之道也。在人則訓土之務蓋當然之學也。雖天人之分異而忌敬之所以常立而不奔者則未初不同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而又曰

敬義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由此觀之則天人一本道學同趣而凝也縮也忌也惶也敬也柱也。千言萬語皆所以曲盡旁通夫土金之妙而天地之本體神明之至寶萬化之機軸一身之主宰聖人之心法學問之要領一歸乎此矣。嗚呼至哉。

享保癸卯之夏復詣高宮爲諸生講神代卷七代章因漫記所思如此。二月庚申之日披瓊庵書。

爲酒井伯時所撰神代卷七代章因漫記所思如此。二月庚申之日披瓊庵書。

按一本作守中○是謂本傳



其子若林氏家譜  
 祖考姓若林氏初稱三郎左衛門後號淨本近州平田若林  
 某之子也而鄰邑大藏北村道運為義父居于大藏延寶二  
 年甲寅冬十二月五日歿不記其享年道運初稱九郎右衛  
 門武田信玄之臣也後去隱居于大藏不記其生卒年月歿  
 日二十一日也道運娶緒本氏號妙利不記生卒年月歿日  
 十四日也生二男三女長男幼育于信玄之臣谷田氏某為  
 谷田氏後復去居于大藏呼谷田六郎右衛門長女號□□  
 嫁某氏次男名大藏早亡次女嫁祖妣也大藏死故配之淨  
 本為後季女嫁澤田氏某妣號明宗其父年十六日生五男四  
 女長男利左衛門其父年二次男四郎兵衛其父年二三男三之丞其父年二

其子若林氏家譜  
 祖考姓若林氏初稱三郎左衛門後號淨本近州平田若林  
 某之子也而鄰邑大藏北村道運為義父居于大藏延寶二  
 年甲寅冬十二月五日歿不記其享年道運初稱九郎右衛  
 門武田信玄之臣也後去隱居于大藏不記其生卒年月歿  
 日二十一日也道運娶緒本氏號妙利不記生卒年月歿日  
 十四日也生二男三女長男幼育于信玄之臣谷田氏某為  
 谷田氏後復去居于大藏呼谷田六郎右衛門長女號□□  
 嫁某氏次男名大藏早亡次女嫁祖妣也大藏死故配之淨  
 本為後季女嫁澤田氏某妣號明宗其父年十六日生五男四  
 女長男利左衛門其父年二次男四郎兵衛其父年二三男三之丞其父年二

續編  
 卷之七  
 三男三之丞



四男彥太郎。二月三日長女慶春。三月五日五男父君也。次女泉貞。七月三日  
三女清心。八月十日季女名安。號正意。生於二年己未嫁近州高宮島津  
氏某。父君小字彌太郎。號正印。寬永十五年戊寅冬十二月  
二十九日。生于大藪。祖考妣歿後。居于洛陽。業醫術。母君姓  
竹原氏。名吉。寬永三十年癸未春正月元日。生於近州。生男  
女三人。長女名初。寬文九年己酉秋七月十日。生于近州澤  
山。延寶元年癸丑秋九月二十日。死于澤山。次女名久米。小  
字佐武。延寶三年乙卯夏四月二十三日寅時。生于澤山。元  
祿辛巳冬十一月十四日。男即新也。延寶七年己未秋七  
月八日辰時。生于洛陽。父君性剛毅而孝。昔日祖考妣窮居  
貧乏。故父君十一歲。離乎祖考妣膝下。育于他人。每思父母。

則必涕淚。雖深夜獨行訪父母。人或遇之於路。則慄爲思也。  
新等幼時放飲食。苟出於門。與羣兒慢遊。則訶責。不聽則杖  
之。父君曰。先□有武志。命予曰。北村氏世爲士大夫之家。而  
今在草莽。殆將盡滅。□女兒不得躬敢自遂。命汝必成吾志。  
以顯先祖令名也。予拳拳服膺。如今不敢忘焉。唯歎不能副  
遺命耳。是祖妣之命也。亦吾之志也。爾爲丈夫。必能成之矣。  
元祿戊寅父君病眼。遂失明矣。貧窶之至。典賣衣服。父君從  
容于其間。或唱巷里之歌曲。或摩新姊弟之頭曰。忘憂於兒  
輩。嘗使新傳三種大祓及奉幣之儀。每朝遙拜大神宮。母君  
性柔順。不好華奢。爨炊之隙。裁縫人之衣服。以供父君之養。  
其劬勞非人所堪矣。嘗聞越之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



丁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久之母左右目明歎曰我亦爲  
之乃舐父君之目者日數回矣元祿十四年辛巳冬十二月  
二十九日父君壽誕日子男新謹書  
寶永六年春父君有疾乃移居于近江三井寺別所微妙寺  
是年之冬復僑寓于大門更田佐七宅以微妙寺寒嚴不宜  
病人也明年庚寅正月九日未明終不起行年七十有三矣  
葬于小關原五本櫻下享保八年癸卯五月三日北川氏  
寧室歿

右一書是補軒所藏庚戌之夏四月二十一日七傳書  
此信直○直按是家附若州小旗山口重一氏所藏也

遺集卷之四  
遺集卷之四

強齋先生遺集卷四

後學岡直養謹校

乃奉教而延事... 文親身... 垂加靈社招請祝詞... 後學若林進居諸生... 御前肅恐美恐美毛申給久止申須爰... 春諸生止相謀利日多賀宮乃祠官川瀬元憲我家乃庭中  
爾於且清地乎擇此新太爾小祠乎起立且今乃日今乃辰  
則靈鏡乎以且御正體止安置志奉留天長之地久九動幾  
給事無恙且鎮座止稱辭竟奉久止申須夫吾國中葉西羌



異教乎傳與利以來天下滔滔皆其毒流爾溺且上古神  
明乃道日衰月廢殆武止將爾滅熄仁至武止須舍人親王  
乃正統乎千載乃後爾接續志且邪祕習合種種乃雲霧乎  
伊吹拂且吾大日靈貴乃道猿田彥神乃教乎復再世爾  
明爾成給倍利加之異邦孔孟程朱乃賢較教爾至麻且毛  
悉次發揮志且復餘蘊無雜志免給倍利其德乃盛功乃大  
奈留事固與利稱道乎不待忝久毛吾儕小子其餘澤乃及  
保須所私爾人爾淑須留事乎得多利伏且願波久滌幸爾  
翁乃垂誨爾賴且吾道乃源乎聞爾與加留事乎得且永  
久乖違爾至事無羅麻久欲世利特爾仰羅久波天下乃萬  
民彼異端乃毒焰乎脫禮且神國乃舊爾復利神明乃

德風爾樂武事乎得留者波偏爾翁乃遺教爾關禮利此  
乃天下乃公義爾志且一己乃私願爾波非受抑茲乃地波  
伊井諾尊乃隱坐末須所謂日少宮止云所爾且造化乃本  
宮帝都乃鎮府多利靈社乃茲爾鎮坐事豈爾偶然奈羅  
武哉吾道興隆乃機會冥冥助介有爾似太利悅備嘉志美  
禮代乃幣乎奉且清羊留米潔與岐肴御酒乎奠倍奉留恐  
美恐美毛申靈神吾儕小子乃稱辭乎照鑑志給且平介  
久安介久聞食止申  
上綱齋先生書  
先日は上京仕り奉與仁說別して大切之條御講習大幸  
之至に奉存候先年の記録一通り清書仕り可奉入尊覽



存じ罷在り候へ共未得餘力草本の通りにて御座候今  
度參席拜聽仕り候に先年とは格別に親切に於仁名義  
相應に得心無疑候故に先づ右一篇清書仕り奉求正左  
右候遠方に罷在り且つ世累疾病に被碍全篇始終不仕  
残念の至に御座候尤も記録略誤の處不少と存じ候一  
々御批誨可被下置候朱點は勿論於尊說取舍仕るにて  
は無御座候尊意別して開諭被成處の意義滋味親切の  
處未發の愛の根ばえの處は別して不可不知と奉存候  
尤も愚昧不及儀にて候へ共是れ亦格物の一端と存じ  
候萬一於尊意相合候處も御座候哉賜教奉仰候尊說の  
中に曰くコ、ヲサトサウトテアナガチニ親切ニ言フ

ガ仁ヲ說クニキヲフコト也只ナントモナウ寒イト身  
ガゾツトスルアナナントモナシニゾツトシテヤマレ  
ヌヤウニ親ニモゾツトシ君ニモゾツトシテ身ト共ニ  
ヤマレヌ味ヲ合點スベシと御座候かやうの處扱々大  
切に奉存候義理分明優柔饜飫するに非ずんば只言語  
にて切緊に云ひなほし心上にてさう思ひなし置き候を  
不免と奉存候御講習の前宵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章の閔子返荅の語意謝上蔡の說の誤など御物語御座  
候も斯様の旨と奉存候これを以て平生假初の言語の  
上にて考へ候に中々難き儀にて御座候兎角居敬窮理  
平生涵養純熟の處より得ること、奉存候然様にて御



座候哉御批諭奉願候折節紙悉くつき申候故に故紙を  
綴り書も申候へ者見え難き處も御座候無禮之至御宥  
免被成可被下候恐惶謹言十二月八日若林進居再拜生後

仁院同并御座候口時余丁外書子御山之國此日有奉既宮廟先  
生會先在御座候是書因縁所如延情故不傳全傳海印寶永七年也

不登與山口莊書書の由縁御座候年引新御座候

本月四日御狀二三日前に達し候愈々御無恙珍重存じ  
候拙眼疾于今レカト無之候論語記録一册御返し令落  
手又一册遣はし候三月十四日之御狀先達而届候別紙  
承悉其の内一ヶ條相談相手無之て候に禪僧に出會ひ  
齒され面白云々甚だ以て非是さてく胡亂なること  
あぶなく存候人倫斷絶の徒の咄を聞き面白しと被合

點邪氣所乗の彼が説の放荒は可笑しけれども數十年  
の功ゆゑ自己心上を談ずるは一かぞ得力處じを聞  
くとのこと別而病痛の處見え申候葬倫の外に身を通  
れて心上の功とは何のことにて有之やそこが聞き處  
にて候はゞ其の許平生の用力は如何被成候や先年中  
庸の講習は何と御聞得候や甚だ不審に候此の處學問  
之要領に候於道毫釐差處有之ればゆくとして違はざ  
ることなく候葬倫の外に心上之功力有之ことにて候  
はゞ不動心も告子可然に集義與義外孟告正邪之所以  
分之義とは何ぞ葬倫の所叙なりこれをはなれて心を  
すますは皆告子の流に候これが面白しとはアムシを



弄するやうなもの異な物ずきに候毒牙にあてらるゝ  
 こと必然に候拙なども禪僧に知る人有之時によつて  
 出會ひ其の寺にも遊びに參ること有之候好茶を喫し  
 蕎麥を服するには中々よく候彼が心上功夫のハビレ  
 をきけば砒霜の様に被存候其の許も以後精のつきた  
 る時分蕎麥くひには不苦候心上功夫聽聞は毒の嘗み  
 笑止に存候申度事山々眼疾にさはり候故閣筆候以上  
 四月十一日強齋

瀧津亭記  
 瀧津亭は細浪の滋賀鎭郡といふ所にあり東は湖水に  
 臨み西は宇佐山を負ひ

柳川の水上市ほそくわかれ來りて亭のほとりを帶  
 のごとくにながれめぐれりもとは三尾某といふ人の  
 すみし所にて住老したればいほりの柱も朽ち軒もか  
 たぶきぬれど月花に心をよせしおもむきなほのこり  
 ていとゞをかしく侍りやつがれやまひをうれひ閒居  
 を湖山の閒にもとむることひさしうして去年の冬は  
 じめてこれをかり得てひそかに瀧津亭と名づけぬこ  
 ゝろはかたじけなくも常に瀧津の御號をいたゞき櫻  
 谷瀬織姫をはるかに拜みたてまつりもはらに祓を修  
 せむ事をほりしてなりそもく心身の罪咎をばらひ  
 きよめて清々のさかひにいたらむことまことにおの



れが心の八十曲にまがれるをさとりなげきて直にさ  
くなだりに落瀧津のはげしき心ざしをふるひたて、  
祓清むるにあらずばその根をぬきその源をさらふる  
事得がたうしてたやすく再犯なりやすしこゝをもて  
かくは名づけてつね々この名にかへり見てこのち  
からをえむ事もまた冥加をいのりたてまつらむがた  
めなり或は瀧もなうして瀧津といふは名のみにて實  
なしといふかる人もあれど伊勢祓の歌に「はらひたつ  
るこゝも高天の原なればはらひすつるも荒磯の浪」と  
よめるによりて考ふればはらひきよむる心のはげし  
き事まことに瀧津瀬のごとくならばかならず外をか

らずともいづれの所にても瀧津となることわりあり  
況や柳川のわかれせ、落來りて清きひききのたえせ  
ぬ類あるをや  
よこゝもまたいかで瀧津とならざらむはらふ心のさ  
やくなだりならば  
享保辛亥正月十五日  
守中謹記

足土根記

和歌往々父母の事をたらしぬのおやとよめり父母を  
わかつてば父をたらしをといひ母をたらしめといふ萬  
葉に垂乳根と書きたるは疑ふらくは妄填ならむ神代  
卷に面足尊、惶根尊、次に伊弉諾尊、伊弉册尊とついで、



其下の一書に此の二神は青樞城根尊之子也とありこれに據りて考ふればおそらくは足土根の文字としかるべからむ蓋し足は面足なり根は惶根なり面足はそれとく、の面具足してかぐる事なき全體にて惶根はすなはちそのおそれつゝしめる底根なりおそれつゝしめる底根ありともそれとく、のおもて具足せずばかぐる所ありて全體といふべからずそれとく、の面具足するも惶れつゝしむ底根あらずば皆いつはりとなりて立つべからず故に二神を一に合はせて土の字を中につらぬかせて土神なる事をあらはして大凡人はこれより生み出せるものなれば足土根のおやとつらぬるな

るべし抑々父母のまことのこゝろの感遇する所より子たるかたちをむすびて誠の訓は甘事にして土の味なりかたちの訓は堅土にして土のかたまりなれば父母はすなはち土の神土の神は即ち父母天人一致親子一體にして子たるの形もまた面足惶根なりつらく、惟ひ見れば天下の事物のあやめをこととく、く見わきまへざることなきは目の面足惶根なり天下の是非善悪をこととく、く聞きわきまへざることなきは耳の面足惶根なり鼻の香臭口の五味手の恭しく足の重々しき皆それとく、の面足惶根にして相接るよりしていへば子として孝親として慈臣として忠君として仁夫と



して義婦として正兄として愛弟として敬朋友と交りて信みなゆくとして面足惶根ならざるはなししかるを目は色にまよひ耳は聲にうかれ口は食をむさぼり子として不孝親として不慈臣として不忠君として不仁夫として不義婦として不正なれば足土根の親のわきてたまへるかたちを自らそこなひやぶりて禽獸と異ならぬものとなれりまことにおそるべき事にあらずやこれ天人の命脈の斷乎不斷乎人倫乎禽獸乎といふ岐のわかるゝ跡にしてかゝる大事を維持する功夫も亦只この固有自然の足土根の初を守るより外なし故に神宮の書に人は金神の性を得混沌の初を守るべ

きといへるはこれなり嗚呼本上御一人より下萬民に至るまでことごとく足土根のおやより生れ出でざるものなければしばらくも此の守を失ひて此の身を立つることあらむや實に道の本原より學の受用となるまでわづかに七文字の中に盡せり上古有道の人の言葉なること疑なし此の外久堅の天荒金の土玉銚の道などいへる類すくなからず和歌のたやすくよむべからざるはこれなり學者宜潛心而熟吟焉

訓諭俗孝經  
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といふは親を愛みうやまふ事にて眞實眞味の餘義なき心に根ざせり文字の形も茅の冠に子をつけたれば老人の膝下につきそうて愛み敬ふ模様見えたり天地の間にありとあらゆるもの親に根ざして形をなさずといふ事なし故に鳥獸に至るまでも親子のあはれを毛らざるものぞなきわきて人は萬物の靈なればなどか禽獸にもかざといふ事あらむや若し此のわきまへなきものはかたちは人に似たりとも鳥獸よりおとれりといふべし人として鳥獸よりおとれりといふに誰か安んずるものあらむやそれゆゑ古聖人の教もこれを以て主とし學も是を以て本とせずといふことなし

夫れおやに事へて能く孝ならば君につかへても能く忠に夫婦の契も能く正しく兄弟のしたしみも能く友に廣く人に交るも能く其の義を失はず萬行萬事孝によつて立たずといふことなしむかし孔子其の門人曾子にこれを教へたまひ曾子これを記録して今の世に傳はり孝經といふは是なり實に四書六經とならびてたふとき經なり其の全文小學内篇父子之親に載せてあり人々不可不讀之わきて此の庶人の章はなべての人のさしあたりたる事なれば平生衣服のごとく飲食のごとく我が身に切に可存事なり庶人といふはもろもろの人と讀んで無位無官のもの、總名にて先づは



百姓を主としていへり天子諸侯の親を愛み敬ふもなべての人のおやをいとほしみ敬ふも心にかはりはなけれども位しな異なればそれらの分際に随ひて心をつくし力をつくしてつかふべき事なり用天之道といふは春夏秋冬寒暑長短折り々の節氣を考へて農業を作すことをいふ衣服を制するも飲食を調ふるも凡百の爲天道につれ立たずといふことなしわきて耕作の一事は別して氣候を考へずして妄りになすこと能はざるものなりつらく四季折り々の氣候を觀ずるに天道ものいはれどもやれ春になるぞ種子がしをせよやれよき時節ぢや苗代をせよやれ五月雨ぢや

苗をすゑよともものいふよりまさりて教示さることはなし春雨のしみと草木に乳を哺するやうなる氣色を見て天意を知るべきことなり凡そ百姓たるもの誰かこれを考へぬものはなけれどもありふれて習來れるまでにて天道折々の教示す所を篤と考へて耕作を務むる者はすくなし天道とつれ立つてなす業なればわづかに天道とたがはゞ作もの出ばえ大きに違ふ能く能く考ふべきことなり因地之利といふは田にして宜しき地は田畑にしてよろしき地は畑菽に宜しき地もあれば麥によろしき地もあり地腹におのづから持ちてゐる相應のたなつ物有りそれなりに随ひて



稼穡のしわざをすることをいへり地之利は地腹といふが如し因は其の持ちて居るなりにそれごとくにしたがふをいふよく考へてそれごとくにしたがひよればいかやうなる地も相應の物有りてすたるる所はなきものなり百姓たるもの土地の田畑となるのみをしりて心を付け地腹の宜しきを考へて耕作せずば地ぶくと種物とはだへかなはずして出来ばえも違ひ又すたるる地も多しよくく察すべきことなり天の道と地の利とは天地より人にほどこし示す所にて用ふと因るとは人の天地にしたがうて生業を立つるの所爲なり然るに何ほど地ぶくは宜しうても天の道を用ひずば

天の施を失うて地の味も亦失ふ何ほど天の道を用ひても地の利によらば地の味を失うて天の施も亦うしなふ此の兩端相發して農耕の業は盡きたり上に在りて年貢公役を勤め下に在りて親を養ひ妻子を育み衣服飲食の營みも婚姻死葬の費えも其の頼る所にはあり是に心を用ひ力を竭さざれば年貢公役も闕げ父母を養ひ妻子を育む事もたえごとく世間には對してても信義を失ふこと必然の理なり其れ故に先づ一番は是をいへり謹身といふは公儀の法度在所の作法を守り博奕をなさず好色に淫れず喧嘩争論を好まざるの類是なり謹の一字は我が身をたもつ事は全く籠れ



り用といふは衣服飲食居宅器物平生入用の事をいふ  
節すといふは程よくしきつてすぎぬやうにすること  
をいふ無用の費えをなさぬことはいふに及ばざる  
こと用ふべき事にも分際を考へて程よき所を斟酌  
し爲過ぎぬやうにする事なり誰とても大抵公儀の法  
度を恐れざるにてもなく在所の作法を思はざること  
はてもなけれども謹身といふことをしらざれば表向  
きあらはれざるを幸とし玉隠れたる所にては種々の  
うてなきわざに身をそこなひ親を憂へしめ是れしき  
の事はといふ中に積りたゞ玉籠舎手錠<sup>ひ</sup>親兄弟に  
及ぶ者世間に往來有りて只是れ謹みといふ一の守を

失ふ故にあらずやまた節用といふ事をしらざれば財  
用の費えをせぬといふまゝに父母をひつめては卻つ  
て妻子に私し己が欲を恣にしては人の難儀をかへり  
みずかくのごとくなれば人は是をにくみいやしむこと  
如豺狼如讐敵にして其の身も不能立憂將及父母豈恐  
れ戒むべき事にあらずや然るにこれも何ほど雖曰節  
用而不能謹身は身の守り不立して財用も亦随つて亡  
ぶ雖曰謹身而不能節用は財用乏しくなりて身の守り  
もまた随つて崩る故に此の兩端にて持身財用を給ふ  
る事を盡せり前後通してみれば農業は根本の先務に  
て謹身と節用と互に持合ひ然後養父母ことを得べし



此の中一も欠くる事あらば何程おやに孝にといふとも親に事ふるの實は不立して父母の心暫時も安んずることを得ずしかも何時身を失ひ家を亡ぼし禍及父母事の出来むも計りがたければ何の孝といふ事あらむや我が此の身は則ち父母のわかてるかたちなれば身をつゝしんであからさまにも父母を忘るゝことなく常に此の聖人の教にしたがひ守らば親子たる本法の身を全うすることを得るに庶幾し且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とのたまひ孟子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とのたまへば親に事ふる根本のつとめ立ちて其の餘暇には古聖賢の文を學び習ふべき事なりかくのごとくなら

ば義理のわきまへ彌明かにして用因謹節以養の徳も彌進まむ是も亦思ふべし。

たむけの説

たむけとはたうげ也點手むかふなり玉むかふなりたうげは神をいはひ祭るさかひよりいへり手むかふは拍手接掌ぬさなど奉るかたちよりいへり玉むかふは神にむかふこころのひたすらに他念なきよりいへり三の訓相まつなり菅家の手向山といへるは宇多法皇奈良に御幸有りし時供奉にて詠みたまへる歌にて山城大和の閑寧樂山の峠をいへり萬葉集長屋王の歌にも見えたりこれはひとつの所の名にて總じていづれ



の所にてもたうげさかひにおいて神をいはひまつる  
ことをたむけといへりこれをさへの神ともたむけの  
かみとも號したてまつるかみいにしへより旅する人は  
かならず此の神を祭り道路山川盜賊などの害をまぬ  
かれてゆくさきさひはひあらむことをいのれりたう  
げといふもさかひといふも同じく彼此上下のわかる  
ゝ瀬戸をいへりこれぞまことにおそれつゝしむべき  
大事のところゆゑに神明の御蔭をわきて戴きたてま  
つり冥加をいのりまうさでは叶はざる事になむあり  
ける神代のいにしへ伊弉諾尊泉津國にさまよひ伊弉  
册尊におそはれさせ給ひし時に泉津平坂にのがれ到

りて千人所引の磐をもて坂路を塞ぎ絶妻之誓したま  
ひ遂に其の磐を封じまつりて道返大神と號したまへ  
りこれたむけの言之本にて泉津平坂泉津平坂はすなはち  
諸尊の手向山にて侍りこれ尊神唯事によりて教をし  
めしたまふのみならずその時にあたり其の神靈を祭  
りて天下の蒼生のかゝる瀬あらむ時に善惡正邪取捨  
の間にまよふ事なく正道にかへしみちびきたまへと  
御心を封じ留めて護神となしたまへりほことにより  
がたき御事申し奉るも中々にそあれこれによりて  
つらつらおもひ見るにかならずしも杖笠行李などい  
ふ旅をのみ旅といふにはあらず凡そ人の世を渡る順



逆常變の様は畢竟また旅也吾が一念幾微の間より日用行事の間往くとしてまた善悪死生のまげびさかひならざる事なうして孝不孝忠不忠人となりけしものとなるの機は常に決せしめられれば此の大神を常々念じ奉りてかゝるちまたにほまよはむ時冥慮をたれさせたまひてまことに千人所引の磐の力いで邪路をすて正路をなもち守る事を得ぬめたまへといのり奉るべき事ならずやあなかしこそゆの事のちかきをもてこれをゆるがせにする事なけれ新平道おそれある御事なれども神道のあらまを申したて

まつらば水をひとつ汲むといつても水には水の神靈がましますゆゑあれあそこに水の神因象女様が御座被成てあだおろそかにならぬ事と思ひ火をひとつ焼くといつてもあれあそこに火の神軻遇突智様が御座被成故大事のことと思ひ纒かに木一本用ふるも句句酒馳様が御座被成草一本でも草野姫様が御座被成ものをど何につけ角に付け觸る所まじはる所あれあそこに在ますと戴きたてまつり崇めたてまつりてやれ大事とおそれつゝしむが神道にてかたいふなりが即ち常住の功夫ともなりたるものなりまづさしあたり面々の身よりいへば子なるものには親に孝なれと



天の神より下し賜はる魂を不孝にならぬやうに臣たるものには君に忠なれと下し賜はる魂を不忠にならぬやうにどこからどこまでもけがしあなどらぬやうにもちそこなはぬやうにこの天の神の賜ものをいたゞき切つてつゞし守る事也是を經學でいへば理と云ふことなるがそれを理といひづくなしに神様の屹度上に御座被成て其の命をうけ其の魂を賜はりて一物一物形をなすゆゑ内外表裏のへだてなくいつはらうやうもあざむかうやうもけがしあなどらうやうもそこなひやぶらうやうもなき事と屹度あがめたてまつりてつゞし守るが神道の教なり志をたつるとい

うても此の五尺のからだのつゞく間のみではない形氣は衰へようが斃れようがあつた天の神より下し賜はる御賜をどこまでも忠孝の御玉と守り立て天の神に復命して八百萬神の下座に列り君上を護り奉り國家を鎮むる靈神となるに至るまでずんとたてとほす事なりさるによりて死生存亡のとんちやくはなき事なり若しも此の大事の御賜ものを崩して不孝不忠となさば生きても死にても天地無窮の間其罪不可逃也孔孟程朱の教もかういふ事なれども風土おなじからぬ故に通事を中に立てこまかにいひまはさねば切におもはれぬ也道は神道君は神孫國は神國といふも



抑天地開闢の初め、諸冊二尊天神の詔を受け瓊矛を傳へ此の大八洲に天降り給ひてかの瓊矛を屹度八洲の真中にさしたて天柱となし給ひ二尊その柱を旋らせられ共にちぎりて天下をしらしめす珍の御子を御出生と屹度祈念し思食誠の御こゝろより日の神御出生ならせられ二尊かの天柱をもて日の神を天上に送り擧げたてまつりて御位に即かせたまふより天下萬世無窮の君臣上下の位定まりてさて日の神の御所作は但父母の命をつゝしみ守らせられ天神地祇を齋祭りて寶祚の無窮天下萬姓の安穩なるやうにと祈らせたまふより外の御心なし神皇と一體といふも

是なり祭政一理といふも是なりあなたを輔佐被成諸臣諸將も上様のかう思召すみことのりを受けて宣ふより外なうして兒屋太玉の命の宗源を司らせらるゝといふは其の綱領なり神祇官が八省の根本となりて天下萬事の政これより出づるといふも是なり禁祕御抄に凡そ禁中の作法先神事後于他事且尊敬神之叡慮無懈怠とあるがこゝの大事を記させたまへりこれより推していへば諸臣諸將は不及申天下の蒼生までも上の法令をつゝしみ守りて背き奉らぬやうに天地神明の冥慮をおそれたふとびてあなどりけがす事なければおきなほさず面々分上の祭政一理といふものな



り神道神孫神國とはまづかういふ事なり苦々しき事は上古神祖の教を遵守させたまはぬ故と見えて上はおそれあれば申奉られぬ御事也下一統の風俗唐の書のみ讀みて卻つて我が國の道はしらず浮屠は信じて卻つて神明はたふとび奉らずかの君上を大切に存じたてまつり冥慮をおそるゝやうなるしほらしき心は殆んどむなしくなりたりまことに可哀事ならずや然れども天地開闢已來今日に至るまで君も臣も神の裔かはらせたまはず上古の故實もなほ残りて伊勢神宮を初穂をもて祭らせ給はぬ内は上様新穀をめしあがらせたまはぬの伊勢奉幣加茂祭の時は上様も圓座に

ましますの僧尼は神事にいむなどいふ類也さあれば末の世というて我れと身をいやしむべからず天地も古の天地なり日月の照臨今にあらたなれば面々の黒心を祓ひ清め常々幽には神明を崇め祭り明には君上を敬ひ奉り人をいつくしみ物をそこなはず萬事すぢめたがふ事なければおのれ一箇の日本魂は失墜せぬといふものなり餘所を見て悲む事なく唯我が志のつたなきことを責め我が心身のたゞしからぬ事のみをうれひ冥加を祈りてあらためなほすべし總じて神道をかたるはひらたうやすらかにいふがよしとなり忌部正通の「辭を嬰兒にかりて心を神聖にもとむ」といへ







強齋先生遺稿卷四

書強齋先生集後

蓋此集也。強齋先生所置之座閒文若詩歌、隨構隨記之一小稿本也。予家藏久矣。頃緝而閱之。自卷首至奉和復齋詩。門人廣木文藏所寫。蓋承先生之命而筆之也。次自思文藏以下篇什。則出於先生親寫。亦不待鑑而定焉。蓋文藏久在門下。至此告歸而辭函丈。故先生有思其旅況之詩。而爾後篇什手自筆而存之耳。其閒發神儒之奧義者。固後學之所當遵守。而其詩之出於漫興。其書之作於走筆者。亦有足以見平素之高闊逸韻者矣。於是謹繕修之。務仍其舊。乃至標題數字。亦不改其故紙。以諗來由於後人云。

後學四世外孫山口重昭謹跋。

強齋先生遺稿拔書

安政二乙卯年於京都寫之。

右若林先生遺稿拔書一册。我實父宜路君御手澤厚矣。子孫須愛護焉。

三浦義路

好察謹誌。







門之祿，隻足不入大名之城。洵是壁立萬仞矣。創望楠軒於京師，教授諸生，以身率人，英才輩出，育英之功亦大矣。如詩文，則其緒餘耳。感物吟詠，應時記述，皆率意信筆，而嚶嚶之志，陵厲之氣，自不可掩焉。直養每讀先生書，肅然起敬，覺神皇之道與孔子如合符節也。於是尊信之志益篤，嚮往之心愈切。爰除其重複，以類編次，題強齋先生遺稿，付諸手民，以示世之未知先生者云。

昭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十六日 後學岡直養謹序

遺稿先生遺稿後序  
昭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發行

昭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刷 強齋先生遺稿  
昭和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發行  
著作者故人 若林新七  
東京市墨田區錦町一丁目五番地  
發行人 岡次郎  
東京市牛久保區大町一〇八番地  
印刷人 塚田秀  
東京市牛久保區大町一〇八番地  
印刷所 柏屋印刷社  
東京市墨田區錦町一丁目五番地  
發行所 虎文齋



終